

九十年代中國小說佳作

’90中國小說精萃

舒楠
興安
選編

農村讀物出版社

中国九十年代小说佳作

’90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农村读物出版社

1991·北京

(京)新登字 169 号

'90 中国小说精萃

舒楠 兴安 选编

责任编辑 马春辉

*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

850×1168 毫米 1/32 460 印张 16.5 千字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250

ISBN 7-5048-1553-5/1·225 定价: 7.50 元

编者的话

九十年代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并将在各个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充满希望的时代。

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显示文学所特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文学与广大劳动者的血肉联系，我们在当今小说刊物林立，小说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的情况下，为读者选编了“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第一辑，《'90中国小说精萃》，以使读者透过小说去了解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的改革，同时把握中国小说创作的最新发展动态。

我们的选编原则是，第一，着重选编那些表现中国乡村各个阶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苦乐悲欢以及他们在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的中短篇小说。我们主张作家和作品具有直面现实的生活精神和严肃真诚的创作态度，提倡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第二，在特辟的“略见一斑”栏目中，我们选编了当年乡土题材之外的其它各种在内容或形式上有所创新的小说佳作。第三，书后的“推荐篇目”，是根据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和推荐，将当年度各种文学期刊上值得一读的作品篇目（包括长篇小说）汇集在一起，以使读者和文学工作者进一步地阅读和研究。第四，“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按年度在每一年后陆续出版。

在本书的选编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艺报》、《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人民文学》、《收获》等报刊的理解和支持，许多作家和杂志编辑还为我们推荐了不少作品篇目，在这里我们表示由衷地感谢。

1991年5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黑风景	杨争光 (1)
画匠王	李佩甫 (54)
通腿儿	赵德发 (83)
汉爷	刘庆邦 (99)
香与香	乔典运 (110)
往年雪	雷建政 (133)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吕 新 (148)
原野上走着 一个罗锅	雪 波 (178)
红帆船	刘 恪 (188)
草荒	陈应松 (274)
原始风景	迟子建 (308)
乡村情感	张 宇 (356)
略见一斑	
太阳出世	池 莉 (402)
教育诗	刘 恒 (448)
唢哨	格 非 (458)
金属灵魂	刘毅然 (474)
推荐篇目	(517)

杨争光 1957年生，陕西乾县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现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任文学编辑。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集《黄尘》，但未能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注意。

《黑风景》是1990年度最值得人们一读的中篇小说。
事情的开始简单得令人惊奇，事情的整个过程就会变得耐人寻味。

看瓜的汉子杀了砸瓜的土匪，自己被吊死在瓜棚上，也为屯里招来灾祸。经过认真推举，屯民们用粮食使来米她爹为屯里贡献出自己的女儿。然后，来米她爹丧了命。代表屯民为贩牲口的土匪送去了3000块大洋和一个女人的鳖娃杀了土匪头子老眼，最终又被屯民所杀。

阅读这篇小说可以有许多的途径去接近甚至介入小说所构成的想象世界。虽然隐隐约约地，人们总有一种以为作者把叙事的外部层面悬置在不太稳定的甚至是极端的现实基础上的感觉。但读者首先不得不注意的是：在西北风俗民情的描绘中，作者竟能不吝笔墨同时也是近乎“残忍”地增添了横尸喋血的浓重色彩——这在小说的题目中已经暗示给了读者；在叙述一件不同寻常的颇具传奇性质的故事中，作者竟能不动声色地为事件的转换发展寻求更深层的日常心理动因。

当然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使读者感受到的那种属于《儒林外史》或者鲁迅小说中才有的客观、冷峻的讽刺态度和手法是作品成功的又一方面。来米她爹的伪善、贪婪。溜溜——一个无业的游民——借给来米她爹剃头的机会为屯里杀了他。但在“沟里

坡里胡窜了几几天几夜就忘了他给来米她爹剃头的事”，这一点似乎与阿Q当年要与吴妈困觉，遭打骂后不久，便一无挂碍地忘了这回事有同样的遗传基因。而那个爱吃红萝卜的六姥与鲁迅《离婚》中把玩“屁塞”的七大人都是村里屯里具有魅力的人物，甚至只是通过心理暗示，他们的权威性就呈现了出来。至于小说中仁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反讽意义的名字）在屯里人弄死鳖娃并把死尸与血迹都砌在屋内时，他那积极认真地抹泥的身影几乎就是《狂人日记》里狂人从“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的“吃人”两字的活注脚！

不过，《黑风景》的真正价值和深刻意义，还在于它描写了在苦难面前人们的张皇失措和恐惧心理。也许，人们面临苦难的时候太多了以至他们对苦难已失去了真正的理解，只是以本能的方式逃避着苦难，殊不知本能早已在苦难蒙昧中被腐蚀、浸泡得发了霉！没有血性，却能用假想的理由相互残害生命；没有勇气，却能用狡黠为自己的怯弱找到冠冕堂皇的辩解；相互倾轧的一群却能聚在一起，耐心地推举出替罪羊。总而言之，如果对苦难缺乏认识和理解，那么，除了制造出新的苦难，并为此付出沉重的生命与灵魂的代价外，人们什么也得不到！

事情开始的时候简单。其实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很简单。那天，种瓜人站在瓜棚跟前朝瓜地里看了一眼。太阳总是从东边出来，然后从西边落下去。西瓜又长大了一些。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激动或者不安。就这么，他朝瓜地里看了一眼。然后，太阳就旺了。然后，他在地畔上找了块地方，躺下去。

瓜地在昂上。一条土路像裤带一样摇晃着从两边搭下去。昂是挂那条裤带的架子。再就是西瓜。瓜棚边的土坑里有一些啃过的瓜皮。在这种地方，竟然长出来这么一片西瓜，让人感到有些

滑稽。西瓜确实丰收了，它们排列在那里，不动声色。远处，依然是那种沟壑梁峁一类的东西，直往人眼窝里蹭，干巴巴像塞满了土。

那里有一道埂坎。他刚好把头枕在埂坎上，脸上盖着一顶草帽。他没有睡着。他感到小腿上有个什么东西。他把脚抬起来，很熟练地在那里搨了一巴掌。他立刻感到一阵粘糊，很得意。

那是一只飞虫。

后来，他就听见了一阵牲口走路的声音。它们踩着那条裤带悠然地往上爬着。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吼一句什么的欲望。

“来了，来了，又来了……”

他这么唱了一句。他顺着帽沿朝路上看了一眼，一群贩牲口的人已停在地头了。那是一群面目肮脏的男人。他们穿着那种少颜无色的长腰宽腿裤子，扎一条线裤带。他们进了瓜地，猫着腰，挨个儿在西瓜上摸着，像摸着一样可心的东西。

他听见他们摸过来了。他没看他们，他用耳朵听着。一会儿，他感到一只手摸上了他的草帽。

“切个瓜吃。”

摸他的是一个长着茬茬胡子的人。

种瓜人没说话，也没动。茬茬胡子揭掉他脸上的草帽。阳光猛烈地刺进他的眼窝。

“切几个瓜吃。”茬茬胡子说。

种瓜人依然未动。他正对付着猛烈的太阳光。茬茬胡子把草帽放在屁股底下，在他的头跟前坐下来。

种瓜人听见了一声西瓜破裂的响声。

瓜地里响起了一阵西瓜破裂的响声。

种瓜人斜着眼。他看见几个牲口贩子砸着西瓜吃，他们吃得很高兴。种瓜人想闭上眼，但又睁开了。他看见他们砸着西瓜要闹。看着看着，种瓜人变脸了，气粗了。他甚至夸张地吹了几口气。

又一声西瓜破裂的响声。

“这伙熊人。”他说。

他突然坐了起来。

“甬砸！”他说，他鼓着全身的力气，使劲摇着头。

“甬砸！”他这么说。

“给你钱。让他们砸去。”茬茬胡子说。他大口大口地啃着西瓜。

“甬砸！”种瓜人又喊了一声。他好像很固执。他像喊给自己听一样。他仍然坐着。

牲口贩子们愣了一会儿。

“我说甬砸！”种瓜人说。

瓜地里响起一阵更激烈的破裂声。

种瓜人看见一个贩子抱着一个大西瓜，朝那个蹲着吃瓜的光头头上砸了下去。西瓜砰然破裂，光头上满是破碎的瓜瓤。光头动了动，依然吃瓜。

“甬砸！”种瓜人喊。

那个贩子并不理会。他把半个西瓜朝那颗光脑袋扣了下去。他感到他的喉咙里很快就会颤抖出一阵笑声。他没笑，因为他感到有些不对劲。他扭过头，种瓜人已到他跟前了。他把那一阵笑声给了种瓜人。他笑得很憨厚。

“我说甬砸。”种瓜人声音小了，但语气很硬。

贩子又笑了一声。贩子笑得依然憨厚。

种瓜人突然抡起了切瓜刀。那是一把弯月形的切瓜刀。那一声和西瓜破裂的声音很相像。这回，贩子没笑出声，他使劲扭着身子，倒了，脸上浮着那种憨厚的笑容。

贩子们围过来。他们看着挨了刀的同伙，然后瞅着种瓜人。

“你这熊人。”其中的一个说。

“我说甬砸，他要砸。”种瓜人说。

“你的瓜不卖钱得是？”

“不卖钱做甚？”

“那你杀人。”

“我说甬砸，他要砸。”种瓜人不明白贩子说什么，他眨着眼睛。他想瓜卖钱当然瓜要卖钱可他做什么要砸。

光头上满是碎瓜瓢的那位凑过脸来，仔细端详着种瓜人的老脸。他是个矮壮的男人。

“你狗识的杀人。”光头说。

“他砸西瓜。”种瓜人说。

光头抓住种瓜人的一只手往背后拧，一直拧到他发出一声痛苦的喊叫。然后，光头把种瓜人的两条腿扳上来，往鼻尖上折。种瓜人躺在地上，并不反抗，眼珠子定定地看着他的两只脚一点一点朝他的鼻子折了过来。

“这老熊筋还软。”贩子们说。

“就是。”

他们终于听见了骨头挫裂的梆梆声。种瓜人又发出了那种痛苦的喊叫。就这么他们摆弄着种瓜人。他们摆弄得很仔细，很认真。他们像做一件平常的事情一样做着这一切。后来，他们从瓜棚上取下来一条麻绳，拴在种瓜人的脚脖子上。他们把他倒吊在椽上。用他的头夯着松软的土。再后来，他们把他的头装在裤裆里，种瓜人也穿着那种褪色的蓝布大裆裤。他们到底把他弄成了个圆球，吊了起来，吊在了瓜棚上的木椽上。光头一下一下拉着麻绳，圆球打着旋儿往上升着。

“狗识的还杀人。让你杀。拿三千块大洋来。送个没开苞的女人来。七天不见人影，就把村子洗了。”光头说。

村子在沟坡底下，像随便扔在那里的一堆温暖的旧衣服。

贩子们把挨了刀的同伙搭在牲口背上走了。

他们是一群贩牲口的土匪。

那时候，吊在瓜棚上的种瓜人像一件东西，悠悠晃动着。瓜地里，有几个西瓜被竖了起来，在阳光里闪着油光。

二

六姥是村里最有魅力的女人。六姥家上房厅里聚集着一群表情淡漠的男人。他们在这里商量着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蹲着，坐着，靠着墙壁。他们听着酸菜缸上苍蝇振翅的声音。那里排列着几口大菜缸。

六姥靠着门框，手里拿着半截红萝卜。她是个爱吃红萝卜的老女人。她形容枯槁，一脸老皮，但牙齿很好。灯光从屋里射出来，抹亮了六姥的半个瘦脸。另一盏灯放在菜缸的缸盖上。

他们刚刚吃完晚饭。他们的脚跟前放着一碟酸菜。有人伸长舌头，努力地舔着碗里的饭粒，舌头在瓷碗上拉出一阵悦耳的响声。

“这么大一个村子，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我不信。”有人说。

“拴牢。”有人喊了一声。

拴牢抬眼盯了喊他的那人一眼。

“我家女子才十二岁，亏你说得出。”拴牢说。

“那你说谁家的女子合适？”

“我看存道家月桂合适。”拴牢说。

众人都把目光放在了存道的脑顶上。

存道半晌没说话。存道似乎触到了伤心处。存道难受得什么似的。存道说：

“事到如今，我也不护丑了。我家月桂跟人睡过了。就是那个补锅的。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就出了丢人事。他把村上的烂锅补好了，他把我家月桂睡成了烂女人。我家月桂的肚子大了，不信到我家看去。他走的时候，没给我家要补锅钱。他不声不响就走了。他个狗识下的。不信到我家看去。”

存道泣不成声了。

六姥不说话。她一直嚼着手里的那半截红萝卜。

“来米她爹。”一个年轻一点的户主喊了一声。他叫德盛。他们把头扭向墙角。来米她爹像没听见一样。他没有抬头。“你家来米合适。”德盛说。

“来米她爹，你自己说。”

来米她爹一动不动。

他们看六姥了。他们的意思很明白：我们把合适的人选出来了，可人家来米她爹不吭声。

六姥眯缝着眼。她好像在笑一样，其实她就这么一副像笑一样的模样。她停止了咀嚼，嘴巴不动了。她合住嘴唇的时候，嘴巴就像一朵枯萎的花。

“来米合适。”有人说。

“让六姥说。”有人说。

缸盖上的苍蝇们激动地振着翅膀。

来米她爹扬起头，看着德盛。他看了好大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

“德盛。”他叫了一声。

德盛狐疑地看着来米她爹的脸。

“我操你女人！”来米她爹说。

“我操你家女人！”他说。

他拨开人堆，从墙角里走出来，走进了院子，朝大门口走去。半道上，又折过身来。

“我操你女人！”他似乎跳了一下。

他们一直看着他出了大门。他拖着鞋，鞋底打着脚板，啪嗒啪嗒作响。

有人醒过神来，急急地跟了出去。

“甬走，哎，看这人，哎……”

一只猫从门坎上窜出来，六姥一伸手，熟练地抓住它，朝屋里的土炕上扔过去。猫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唤。

六姥又嚼红萝卜了。她咬了一口。他们都听到了清脆的声

音。

事情就这么定了。

六姥嚼红萝卜的声音很响。

那时候，月光很亮。峁顶上，种瓜人吊在瓜棚的木椽上，像一件东西。满地的西瓜像一个又一个活物，怪绿怪绿的。

远处是山包子。还是山包子。

三

挑客鳖娃背靠着碌碡，圪蹴在仁义家门口。他的脖子边上插着一根小竹棍，竹棍上拴着两条红布。这是他的职业标志。他爹死的时候庄重地指着那根小竹棍说，鳖娃你甭小看那条红布布，它是你吃饭的碗。鳖娃就朝小竹棍看了一眼。他爹又给鳖娃说，鳖娃你把小竹棍插在脖子上你就成了挑客就有人求你高接远送好吃好待。鳖娃给他爹点了点头。鳖娃爹从炕角里取出一个油光闪亮的挑刀盒，把它塞进了鳖娃的裹肚兜里。他爹说鳖娃你下刀的时候手要狠要用力气甭怕猪叫唤猪蹬甭怕血。鳖娃又点点头。后来，鳖娃就成了挑猪阉蛋的能手。

现在，挑客鳖娃圪蹴在仁义家的门口。夹在他指头上的烟卷已抽过一半了。仁义家的院子里传出来一阵凄厉的猪叫声。

仁义两手攥着一头小猪的四条腿，从门里碎步跑了出来。

“哪儿？在哪儿挑？”仁义说。

鳖娃用脚尖在地上点点。“就这。”他说。他从挂在裤腰上的那个盒子里抽出一把锋利的挑猪刀。他用膝盖压住小猪的后腿根，仁义揪着猪耳朵。猪拚命地挣扎着。

“压住头。”鳖娃说。

仁义看着鳖娃的脸，他感到鳖娃太有些不近情理了。挑猪就挑猪，用那么大劲做什么？

“看你说的。压住压住，不是你家的猪得是？你轻点。”他看

着鳖娃的手。

鳖娃不理他。他用挑猪刀在猪肚子上剔毛。那里很快露出了一块白皮。他在那里划了一刀，猪皮裂开了一道白口。他又划了一刀，猪皮透了。他把挑猪刀咬在嘴里，然后把一根手指头从刀口里塞进去，在猪肚子里揣摸着，另一只手取下挑猪刀，把带勾的一头顺着那根血指头塞进去，勾出来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他掉过刀，噌一声，那团血肉就滑进了他的手心。他一扬手，那团血肉就飞上了街道。一只狗跑过来，舌头一卷，那团沾满泥土的血肉就进了狗嘴，狗牙之间发出一种咀嚼的响声。

“你割的口子太大了。”仁义说。

鳖娃用针缝着那道口子。绳子穿过猪皮时也有的一种响声。

“我说你割的口子太大了。”仁义说，“这么小个猪，你割那么大口子。不是你家的猪你不害心疼得是？”

鳖娃看了仁义一眼。

“我看五个铜钱就行了，你还要七个。你割那么大的口子。”仁义说。

“梆”一声，鳖娃把缝好的线割断了。他站了起来。

“我不要钱了。”鳖娃说。

仁义的眼珠子不动了。猪乱蹬着腿，他有些抓不住了。

“看你。你看你。”仁义说，“大了就大了，我就说说。你看你。”

“八个铜钱。”鳖娃说。

“看你。”仁义要哭了一样。

“八个。”

“看你，说好的七个。”

“八个。”

“八个就八个。”

“掏钱。”鳖娃说。

“看你，我这么大岁数还能讹你。八个就八个。”仁义说。他

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铜钱。“看你，我能挑得起猪出不起钱？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他说。

鳖娃重新缝好了刀口。他们放开了那头小猪。

“你挑净了没？”仁义突然说。

鳖娃往盒子里装着挑猪刀和针线。

“没挑净让你赔。”仁义说。

“呸！”鳖娃给仁义的脸上吐了一口。他吐得很准。他走了。

仁义看着鳖娃的背影，半晌没回过神来。

“这熊人。”他说。

他拽过袖子，擦掉了脸上的脏物。他想起了那头小猪。

“唠唠唠唠……”他叫唤着。

猪已跑得没影了。他看见拴牢敲着鼓从街那头走过来。

“筹粮了——”拴牢喊着。

人们扛着装满粮食的口袋从门里走出来，朝来米家走去。一群踢瓦块玩耍的娃们哄闹着，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边跑。

四

来米家的院子里堆满了粮食口袋。人们蹲在自己的口袋跟前。口袋上写着他们的姓氏。他们不说话。他们已做出了明智的抉择。他们爱粮食，可更想活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们总这么说。他们抽着旱烟。他们不时地把烟锅嘴上的涎水吸进肚子。他们竖着耳朵，等待厢房屋里的来米她爹开口说话。

又有几个人扛着粮食口袋从门里走进来。那时候，来米坐在上房门口的台阶上摘辣椒。她是那种单眼皮的姑娘。她身体很好。她似乎对她家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她甚至大大方方地走进猪圈，在里边撒出一阵无拘无束的尿水声，然后又进行了一种痛苦而幸福的努力。她屙了一泡。她一边紧着裤带，一边听着那头猪吞食排泄物发出的畅快的声响。她满面红光地走过院子里的

粮食口袋，坐在台阶上，拿起了一串辣椒。

“来米她爹说话了没有？”有人说。

“没。没呢。”

“他狗日的嫌少。”德盛说。他也蹲在一个粮食口袋跟前。

他们朝厢房里看了一眼。

厢房屋里像死了人一样，让人透不过气来。他们等待得太久了。他们仍然在等待。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他们看着屋顶上的木椽，看着柜盖上的木纹。他们偶尔往来米她爹的脸上瞄一眼。他们给他已说过很多话了，现在他们不吭声。

来米她爹的一条腿伸在炕沿上，另一条腿吊着。他正编着一条线裤带，他腰上的那一条不太管用了。他想他在这时候编一条裤带是很快活的事情。裤带的一头在他的手里，另一头缠在他的脚趾头上。他的表现是所有人中最自在的。他们在求他，哎嗨！他背靠着墙壁。他一抬头就可以从窗户看到院子，但他不看。他编得很专心，他好像胸有成竹一样。人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这么胸有成竹。

院子里的粮口袋越来越多。几个娃们在口袋丛里窜来窜去，拍打着数数：“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另一伙娃们做着“打桩”的游戏。

来米她爹真是来米她爹。他继续编着线裤带，似乎要编出世界上最光彩最气派足以让他一辈子脸上生辉的一条来。能听见空气流动的声音。屋里的人都盯着他。一种近似于愤怒的东西正在他们的身子里爬动着。他们恨不得咬他一口。他们恨不得夺过他手里的那条裤带，把它扔在猪圈里，塞进屎尿里。

德盛从门口挤进来，讨好似地凑到来米她爹耳朵跟前。

“你看行不？行不行你说句话。”他说。

来米她爹仍然编着他的裤带。

“拿去。再拿去。把囤底腾了。”德盛站在门口给院子里的人说。

“他想勒死村上人。”有人愤怒了。

“不给了。让土匪来吊死算了。”

“看你说的。我可不想吊死。”另一个说。

“走，拿去。”

来米看了他们一眼。她摘好的辣椒已两大堆了，一堆鲜红，一堆墨绿。她把一根红辣椒放在鼻子底下嗅着。她咬了一口。她禁不住辣椒猛烈的刺激，张大口哈着气，眼窝里立刻涌出了泪水花花。有人扭头看了来米一眼。

“给她嘴里塞个驴屎才好。”他们说。

来米没听见。也许她听见了。她张着口。

“你看嘛，你朝外边看一眼。”拴牢给来米她爹说。

有人把盛着糜谷的斗和升子一类的东西也摆在了院子里。还有人拿来了几篮子鸡蛋。

厢房屋里的空气已很紧张了。

“时辰到了。”来米她爹想。

他想往窗外看一眼。他把目光停在了门口。六姥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她靠在门框上。他们又听到了那种嚼红萝卜的声音。

“啊哈！”来米她爹突然大动悲声，嚎啕起来。

“我对不起她妈呀……她妈死得早呀吗啊啊……到了阴曹地府我给她妈咋说呀吗……”他泪流满面了。

六姥走了。

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一个一个相跟着出了来米家的大门。

“啊，啊，啊……”来米她爹还在厢房屋里嚎啕着。

来米愣愣地看着院子里的那些粮食口袋。后来，她整了整衣服，在台阶上坐好，坐成女人哭坟的那种姿势，然后，嘴巴一张，就哭出一长串声来：

“哎嗨嗨嗨嗨妈呀，你把我吔——”

她拖着腔。那是一种真正的歌哭，抑扬顿挫，暗合阴阳，说